



吴 烟 痕 诗 选

灵起，
心涌。前真不散音。乐厅。
调的上脑面的久离
曲美弦龙的变久肯
的优自舞你以中不
乐用海蛟到你心迟
欢，波，送报众迟
过爱的发花掌观
写的去竟鲜鼓在立
谱沉东帆束的留仁
曾深江千束热调座
你用大送一帜曲满

吴烟痕诗选



目 录

序一：读《吴烟痕诗选》.....	骆 文 1
序二：黄河与长江的歌者.....	谢克强 5

黎明的钟声

一瓶小麦	12
走过地边的平坦大道	13
颍河赞歌	15
敬爱的人	17
桃园	19
女拖拉机手	22
青年饲养员	24
我们的站长	25
黎明的钟声	28
敬老院的歌声	30
迎水	31
黄泛区之歌	34
老护堤员	37
沙滩上	39
河上灯火	41
老河工	43

防护林带	45
护村堰	47
沙滩中的荷花	49

三门峡诗抄

三门峡	52
三门峡之春	57
擒龙的英雄	59
神门河上	62
泄水道上	64
人门	66
黄河水倒流	68
指挥部	70
神马的主人	72
新“中流砥柱”	74
强夺天险	76
酒葫芦	78
峭壁雄流	80
跨过天险	82
在黄水底下	83
峡谷风雨夜	84
建设的警报	86
党委会	88
党委书记	90
中流砥柱	92
峡谷	94

禹王庙	96
娘娘河	97
挂鼓石	98
湖滨城	100
鸽讯	102
地动山摇水欲断	104
六月的河风	106
验收坝基	107
女炮工	110
钢筋工	112
女电焊工	113
木工的歌	114
走在神门大堤上	115
开路人	117
发射电光的宫殿	119
生日	121
怀抱黄河万里浪	125
三门峡海	127
雨中山路	129
山河多娇	131
海滨新居	133
风流人物数今朝	135
新黄河赞歌	141
花生的故事	144

黄河诗抄

黄河大堤	148
花园口	150
壶口	152
夜雾茫茫	153
峡谷之夜	154
渡口	155
停泊	156
老艄公	157
纤夫	158
送别	159
炼丹炉	160
马蹄印	162
梳妆台	164
水手家住黄河边	167
在你居住的地方	169
我家的船	171

三峡朝阳

胯下穿过长江	176
斧	179
江畔夜宿	181

红星高照	183
山城	185
爆破大王	187
降水的勇士	189
长江上的太阳	191
神钻手	193
水文侦察兵	195
三峡朝阳	197
人造的河道	198
人造的航道	200

峡江之恋

查勘三峡	203
南津关的钻塔	205
西陵峡的灯火	207
水位观测员	209
勘探者之家	211
三峡船工	213
夔门	215
滟滪滩	216
盐泉	218
喜鹊姑娘	219
龙舟竞渡	221
瞿塘明珠	223
巫山云雨	225
神女	227

巫山女儿	229
巫峡	231
临江高壁	233
信号手	235
峡道	236
神灯	238
舟中晚会	240
航标艇	242
三峡木排	244
南津关	246

江山多娇

年轻的老盐工	248
盐井城	251
煮海	252
川江号子	253
川江水磨	255
川江朝阳	256
地下城	257
矿灯	259
乌龙骑士	260
灯塔	262
登天	264
东方红	267
红色牡丹的故乡	269
都江堰二题	271

碧海银花	273
红旗试验田	276
红旗在飘扬	279
峨眉金顶	281
峨眉宝光	283
琴蛙	286
丹凤朝阳	288
眼睛	290

红 岩

红岩	294
他乡遇故知	296
大洪山	298
火光	300
青纱帐	303
烈士墓前	305
扫墓	307
童年的伙伴	309
琵琶	313
秋风秋雨愁煞人	317

回到诗的故乡	熊召政	321
--------------	-----	-----

后 记	吴小斌	324
-----------	-----	-----

序一：

读《吴烟痕诗选》

骆 文

诗人吴烟痕同志去年三月悄悄走了。十七、八年以来，他身体不好，相见时，总是跟我说：“腿软。浑身乏力。”他常常感到有种故世的阴影掠过自己的心头。我劝过他，生活得好一些。走走动动，炼炼腿劲。“你会理好你的弦索，重新奏出新的歌曲的。”他很少这样，终于笑起来了。

三十多年前，他写过多少优美的诗篇啊！在他的身上激情如火，热力洋溢四方。特别是在三门峡奉献心灵给母亲河的岁月中。一直畅流着乐曲之泉。

我们都知道，几千年来，黄河流域伸引、发展了我们民族文化；培育了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多少春秋甘甜之雨露播洒在人们心头……

但由于历史愚行，植被破坏，崩岸塌方，干涸、断流、大汛，溃堤。沿河不少城市把黄河看作是横在头顶上的“悬河”，不定什么时候洪水泛滥，就会吞噬一片片农田房舍，夺走众多人的生命，任性的河道造成何等严峻的局面。治国安邦，首先治水抚民，三门峡建坝的方案由党中央提了出来。坝区河面多宽？河底海拔多高？勘探的岩心怎样？最大流量、最小流量多少？泥砂怎么解决？枢纽如何布置妥贴？一切一切都作了仔细规划。

1959年，烟痕这样歌颂：

我们铸造新的砥柱。
钢铁大坝立在中流
南踩秦岭，北蹬太行，
威严地锁住在三门之上。

是些什么样的人奋力“强夺天险”呢？

工作服上沾满油污，
依然是革命军人的风度！
南征北战二十年？
两夺天险，强攻黄河。

.....

从炮火战斗到灯火。
强夺天险再把天险强夺。
目下的黄河如此多娇
雄浪中将涌出水电的花朵。

人民噙着泪水全身心信服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常年在容纳
他一家老小棚居的河岸边河工，像鲜花一般绽放出欢欣之情：

黄河大堤是不屈的墙，
英雄的河工立在墙头上！
洪水染白了他的胡须，
终见到三门峡大坝拦蓄狂浪。

走上大堰是多么舒坦。
亲手栽种的果树排成行，
满枝的杏子碰打额头。
飘落的桃花沾满了他的衣裳。

正是这种生命之琼浆输给烟痕精神叶脉时，他以明晰而简洁的语言描述了他的乡邻，不，他描述了他的至亲：

我俯身抓起一把泥土。
紧紧地紧紧地捏在手心。
泥土显得多么松软，
不像我开荒时那样坚硬。
好啊，麦苗都茁壮生长。
正向我宣告丰收的年景！

于是、农民群众在送别年轻社长的当口，携带了“一瓶小麦”：

他左手挽着青色的竹篮，
一只玻璃瓶闪射着金光，
瓶子里是丰产的小麦？
瓶子外有工整的字样：

“这一瓶小麦不算礼物，
只借他表示感激和愿望，
是工人大哥伸出手臂，
帮我们征服家乡的荒凉。”

“再不见黄水流下的痕迹，
荒地变成了一座粮仓；
再没有那低矮的窝棚，
浓荫覆盖着新建的瓦房……”

这位年轻的社长怀揣着乡亲的嘱托上路了：“他的脚步把尘

土飞扬，满怀无限振奋的心情，走向工农联欢大会的会场……”

这决非苍苍风景，而是和风喜气相并的画图。写起来，也许是轻而易举的一笔，然而，那是历史——多少辈人血泪汗水浇灌成了的心灵的热望。此刻，我不能不想起英国诗人渥兹华斯（1770——1850）的话：“充分体会人的心灵的优美和高贵。”难道烟痕不正是这样？

读我们老友的诗篇，对他所选择的题材，对他使用的诗意词藻，所形成的创造风格有了更确切的了解。

诗是心之声。或者说，诗是人的激情项峰顶刻间的暴发。

我想，烟痕虽然去了遥远的地方，而他躯体物化为精神的赤诚火光、却永远照耀他流注情感的诗的世界。

1999年菊月

序二：

黄河与长江的歌者

谢克强

1

我认识诗人吴烟痕还是个十几岁的中学生，那时，我象着了迷似的读唐诗，诵宋词，也读当时报刊杂志的新诗，我就是在《人民文学》、《诗刊》、《长江文艺》、《延河》等文学刊物上读过他以《三门峡诗抄》为题的组诗。不想山回路转，我1982年从部队转业到《长江》文学丛刊作小说编辑时，又在1982年第3期《长江》上读到他的新作《斧》，而这首新作却是写长江的建设者们“闪光的大斧／劈开了长江的波浪／锋利的钢锯／锯断了江峡的高山”，一问，才知吴烟痕早在1953年就是中南作家协会的专业作家，1957年至1960年曾在三门峡工地深入生活，曾经任筑坝分局宣传部副部长，目前仍在省文联供职，任专业作家。

此后我们便熟识起来，我有诗作发表，他读到了，便要谈谈他的读后感，评判优劣。他有新作发表，我读到了，也说说我的读后感。后来他的诗发表的渐渐少了，后来他退休了，每每见面时，他从不提及他的生活际遇，谈得多的仍是诗。

他逝世后，他的儿子吴小斌约请我帮他为他的诗人父亲编选一部诗选，以纪念这位黄河与长江的歌者，我欣然应允了。

我先后读完了诗人吴烟痕先后出版的诗集《黎明的钟声》、《峡谷灯火》、《黄河诗抄》、《三门峡短歌》以及尚未结集的大量诗作，发现这是一位有着自己特色的诗人，那就是他是一位黄河与长江的歌者。不是么，他始终以诗人的目光瞩目黄河、长江，因而他将自己的诗献给黄河、长江，献给黄河与长江的开拓者、建设者，献给社会主义的水电建设事业。

请看，在昔日的黄河之区，获得解放的劳动人民在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之后，以无比的革命热情和冲天干劲，在解放了的土地上描绘最新最美的图画。于是，他写拖拉机手，“他曾参加过解放我们家乡的战斗／现在他又来参加建设我们的农村／他那掌握方向盘的手臂／曾经为我们拿枪还击过敌人”（《敬爱的人》）；他吟《黄泛区之歌》：“金黄金黄的波浪／飞涌到淡蓝的天上／在浪天相接之处／升起了火红的太阳／黄泛区呵黄泛区／起伏着金黄的麦浪”；他走进《桃园》，看见“樱桃结满了果木树／林边坐着那白发的母亲／她在纳着一只鞋底／她脚边躺着甜睡的孙孙”……而一但投身三门峡建设工地，他久蓄的诗情，也如黄河之水从远天奔来，滚滚东去。他描写《三门峡之春》：“啊！你荒辟的三门／今天彩旗飘飘，乐声喧腾／鬼门岛上，狮子头旁／排列着征服黄河的士兵”；他写工地爆破；“寂静，寂静／大地突然寂静／我注视着人门半岛／我用我全部的精力和眼神／寂静／寂静／大地突然寂静／我劳动了十天十夜／我等待着一刹那的时辰／啊，炮声／在峡上飞奔……／浓烟冲走天上的云朵／火光喷射着点点火星”（《地动山摇水欲断》）。他礼赞《擒龙的英雄》：“那怕黄水涨上天／喝令黄水脚下走”！在合垅的地方，他充满激情地唱道：“在合垅的地方／是谁把彩

旗高扬 / 红旗漫卷河水 / 黄河捏在我们的手上”(《在合垅的地方》);在工地指挥部里,他见到了这样的景象:“左边是陡峭险峻的山路 / 崖下是狂卷怒啸的巨浪 // 电话铃日夜在响 / 战报的数字时刻增长”;当拦河大坝横断三门,他又以建设者的自豪与喜悦写道:“我们铸造的新的砥柱 / 钢铁大坝立在中流 / 南踩秦岭,北蹬太行 / 威严地锁住在三门之上”(《新“中流砥柱”》)……

诗是什么,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诗是生活基础的升华,是生活本质的凝炼和浓缩,也是诗化了的艺术。是的,我们不能否定诗人个人的天质,才力和技巧在创作实践中的作用,但是丰富的生活基础必然是创作的源泉。诗人离开了生活的土壤,即使再聪慧、再机敏,再有纯熟的写作技巧,也无法写出好的诗歌作品。

生活是客观的存在,不是主观的臆造,只有认识了它,才能被驾驭,才能被加工,提炼,塑造为诗。从我信手拈来的这些诗句,我们可以说,诗人吴烟痕是用一颗开拓与建设者的心去感受生活的,他的诗心涌动着工地建设的热浪,跃动着水电的光热。

3

经历了那场史无前例的劫难之后,诗人吴烟痕又开始了歌唱。这时,举世瞩目的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正在建设中,许是与江河有缘,亦或诗人吴烟痕对社会主义水电事业的钟情,诗人又披风沐雨,来到葛洲坝建设工地。

黑格尔有句名言。他说:“在艺术里,感性的东西是经过心灵化了,而心灵的东西也借感情化而显现出来。”诗人吴烟痕是深知其理,也深得其法,加之他有坚实的生活根底和丰富的生活积累,所以他能得心应手地从工地火热的建设生活中选取典

型的形象、捕捉生活的诗意：“南津关下就是战场 / 风钻工战斗在最前方 / 炎热的太阳烙透岩石 / 手中的钻把火一样滚烫 / 满身的汗水如雨淋浇 / 峡风吹得像火苗烧着衣裳”（《胯下穿过长江》）；“穿过雷雨，奔上山巅 / 把炸药埋进大山的胸膛 / 导火线在手中燃烧 / 闪闪的火星在云头发光 / 缕缕硝烟像云烟缭绕 / 迸跳的火星闪烁在身旁”（《爆破大王》）“降水的勇士立在城头 / 手持电钮把守二十七道闸门 / 飞涌的金波穿门而过 / 涛声加三月的滚滚雷鸣 // 一刹那出现了壮观奇景 / 浪头象白兰在朵朵盛开晶莹 / 水雾腾空挂起了彩虹 / 缤纷的光焰嵌满降水勇士的全身”（《降水的勇士》）；“我从沉思中昂起头来 / 只见万里长江的金波欢腾 / 五彩缤纷的工地之夜呵 / 是工人阶级的豪气在沸滚”（《江畔夜宿》）；“葛洲坝呵拦腰耸立 / 就象水电大军站在长江上 / 千古的河床是它的脚底 / 钢筋铁骨是它坚实的胸膛 / 伸手环抱夹岸的群山 / 发电站就是它跳动的心脏”（《长江上的太阳》）；值得一提的是诗人吴烟痕走三峡、过夔门，时而倾听三峡船工高亢雄浑的号子声，时而又在瞿塘峡口看奉节儿女龙舟竞渡，时而在神女峰下以他描山画水的彩笔描画神女多姿的形象，时而又在临江栈道望着滟滪滩前的激浪怀古寄情，时而又和信号手一起迎破云的白帆顺水而来送戴雨的拖轮逆水而去，时而又和旅客一起在舟中的晚会上一起欢歌低吟……这些诗，不仅仅只是描写了三峡绮丽壮观的自然景象，同时也浓墨重彩地展示了三峡深处日新月异的变化，更歌颂了党领导下的人民征服自然的豪迈事业，读着这些诗，不仅可以领略三峡绮丽壮观的自然景色，也能深刻地激发人们热爱祖国的崇高情感。

不同作家的不同生活经历，决定了他们拥有不同领域的生活积累优势；而他们不同的气质、师承和修养，又决定了他们作品的不同艺术风格。一般地说，每一个在创作中表现出独创性的作家，他们对如何发挥自己的生活积累优势，开拓自己的